

毛詩通考



毛詩通考

毛

詩

通

考

林伯桐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毛詩通考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嶺南遺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右毛詩通考三十卷。國朝番禺林伯桐撰。按伯桐字桐君。嘉慶辛酉舉人。官德慶州學正。先生與吾邑曾學博勉士同以經學受知於阮文達公。學海堂初設。學長八人。勉士與先生皆與焉。先生學詩宗毛。篤守毛公家法。欲學者於孔疏以王肅語爲毛意。及鄭不異毛而孔強分之。鄭本異毛而孔混合之者。皆一一明辨。是書專考鄭箋異義。俾學者遇鄭箋異毛之處。必不得舍毛而從鄭。此先生作書大意也。其中於鄭箋異毛之處。抉摘幾無完膚。似乎攻鄭太甚。然其篤守毛公家法。卽在此也。大抵鄭學貴通。先生之學則尙篤。鄭君注禮用三家箋詩用毛。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此通儒之學也。先生學詩宗毛。卽篤守乎毛。雖通儒如鄭。實有以見毛之失而匡其不逮者。猶且不敢輕信。遑問其他乎。近儒有病孔疏兼疏毛鄭。特爲一疏。專疏毛傳以行。聞已成書。惜未得見。見然得先生是書。已知爲毛詩之學。當篤守毛公家法矣。先生抉摘鄭箋。如卷一第二條。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旣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卷二十第二條。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甯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背可乎。卷三十第十條。殷武傳曰。桀深。謂深入荆楚之險阻也。箋云。桀。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此類皆深中鄭箋之短。實有難爲鄭君曲護者。

毛詩通考 跋

咸豐丁巳中秋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 毛詩通考卷一

清 番禺林伯桐桐君撰

## 考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人宜篇注，聲言也。銜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發言爲詩，諸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對文則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

通可以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義卽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

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既非毛義。且無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

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誰謂伏事淺伏事卽服事古可通。

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有別服

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甚於此矣。

陳澤陂篇輾轉伏枕意亦略同。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

疏云服膺念感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瑟琴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荇菜爲實賦其事。不作興意解。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汚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用功。接莎也。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

緯盛飾。其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澣濯之足矣。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涉。箋云衣。謂緯衣以下。至緯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於此無文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考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

毛傳原文乃後人攬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免置公侯干城傳箋略同孔疏以爲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強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達乃仇之假借言能爲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疏云有文有武是也箋但以攻伐慮無爲言偏而不舉矣



## 毛詩通考卷二

考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中傳意疏強分別耳

采蘋傳曰于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士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並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離離在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鼈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以助嫁者箋云在塗而見采鼈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爲昏期則不得見采蕨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疏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

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於宗室耳箋以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泥箋固云凡昏事於女禮案納吉納徵諸期之類皆非此言親迎禮女也設几筵於戶外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

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公者。

事也。自公者。順從於事。非毛意矣。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其事後其食耳。非必以減膳爲賢。傳曰。委蛇。行可從逆也。從逆與蹤跡同。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釋文引韓詩之。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次章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標有梅。傳曰。標。落也。尙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尙餘七未落。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案女子許嫁笄。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爲笄。衰次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年漸衰。以梅落與男女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昏期爲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禭、禭被也。則衾爲被之複者可知。箋云、禭、牀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禭或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麇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爲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爲包。箋云、純讀如屯。傳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爲屯。釋文云、屯聚也。箋中傳耳。

傳曰、一歲曰豮。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注亦同。箋云、豮生三曰豮。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 毛詩通考卷三

考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祿。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閒色。故以興妾上僭。若祿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祿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祿兮。妾兮於義尤未安。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爲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爲祿。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俱本釋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體耳。大意無甚異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詩集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時有惠順之心。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

故下文云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者取便文也。箋云不欲見其戲諠。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見其來而戲諠也。非毛義。

矣。與莫往莫來意亦稍隔

願言則寃。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寃踰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噫也。是破寃爲噫。既違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親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

思。志在相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分別解。觀是於數之義爲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

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洵。段懋堂以爲此。假洵爲。箋也。箋遠也。疏云。信。古伸字。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言自道者難是爲阻難耳箋云。伊當作緊。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興禮法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

時。此亦傳意所包括。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月中堅強不可食。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

五月爲昏期。二月爲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中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也。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箋云有求多。蓋言始有也。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

既有而求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愔。養也。並釋文則養也。說文心部愔起也。興與起一也。毛許義同。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

也。釋訓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施耶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此卽詩序之意。箋以士氣緩則葛生關節爲

興意既紆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義同。箋云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

傳異矣。次章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似自相抵牾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卽詩序之意。箋以衛臣不與諸伯之臣同。以同字虛說。其意寬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衛不能救患恤同。辱亡而齒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

但就衛臣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